

目 录

1.论哲学和宗教	1
1.1 论宇宙	7
宇宙起源·生成模式·天志天命说·道生天地说·太极阴阳说·天道自然说·精气说·天人感应说·天不敎生人说·本无·崇有说·独化论·缘起性空说·诸法唯识说·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说·气化论·理在事先说·即心即理说·物竞天择说·以太说·生元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断天说·安天说·穹天说	
1.2 论事物发展规律	52
宇宙、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性·损益·因革和同·阴阳·动静·阖辟·变易·反复·两一矛盾·变化·常变·经权·生克	
1.3 论形神、鬼神、因果报应	71
形神·灵魂·生死·因果报应·以及迷信·崇拜和鬼神·无神论与有神论·儒家、墨家的鬼神观·道教的生死观·佛教的因果轮回	
1.4 论认识和实践	93
认识的来源与性质、过程与阶段、可能与限度·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识的检验及其标准·人的主观能动性·名实·心物·心理·心法·能所·言意·格致·顿渐·知行·参验·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学与思·博与约·真与空	
1.5 论逻辑	120
因明·论辩·思维的规律和原则·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形名法术、正名定分的论序、离坚白、合同异、齐是非	
1.6 论三教合一	134
儒、释、道三教的先后、优劣、异同、离合·入世·出世·避世·治世·明死·养身·穷理·弃理·穷极反梦·尊仁尚义·虚空世界·绝圣弃智·齐家治国·空寂无为·清虚寡欲·长生久视	

1.7 论儒教	145
儒教的精义、特质、演变·儒教的社会功能·儒教与国家·儒教与人的关系·尊儒与反儒·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心与理·心与性	
1.8 论佛教	148
佛教的精义、特质、仪轨、戒规·佛教的社会功能·佛教与国家佛教与人·以及尊佛与反佛的斗争	
1.9 论道教	168
道教的起源、演变及其教义精义、特质、仪轨、戒规·道教的社会功能·道教与国家、道教与人、道教与科学、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以及尊道与反道的斗争	
1.10 论基督教	182
唐朝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及明清以后的天主教·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兴衰及其教义、教规的特质·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我国各封建王朝的关系	
2.论伦理道德	193
2.1 论人性	196
性善·性恶·性无善恶·性超善恶·性善恶两无限·性三品·性具·才情·性一见论·性与礼·上智下愚·佛性	
2.2 论人伦	221
三纲五常·亲疏尊卑·仁、义、礼、智、信、忠、孝	
2.3 论修养与处事	263
立志·报国·济民·建功·节操·谦恭·正直·廉正·信诚·慎行·戒言·制欲·克己·雅量·纳言·持恒·无畏·舍生取义·先忧后乐·大公无私·自警自惕·全身远祸·韬晦	
2.4 论人生	325
英雄圣贤·志士仁人·君子小人·兼爱·无为·有为·明心·践形·义利·荣辱·穷通·善恶·兼独出处·喜怒悲忧·损益·动静·德与位·欲与理·自然与人为·情与无情·死与不朽·中庸	
3.论政治	376
3.1 论治国之道	381
礼治·德治·王道·仁政·王霸兼用·尚同·刑治·天治·无治无君	
3.2 论安国之策	405
笼诸侯·固边防·攘外安内·止盗贼·息政争·充府库·慎赏罚·轻赋役·谨祭祀·重名器	
3.3 论无为而治	414
顺天则·任自然·居敬行简·省欲节费	
3.4 论以民为本	421
民水君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天下为公·敬德保民	
3.5 论为君之方	429
任法·用术·重势·任贤·修身·兼听·必信·制欲·督责	
3.6 论政理	446
君权神授·天命无常·汤武革命·国家性质·近代革命·民主自由·立宪共和	
3.7 论牧民之术	461
富民·教民·愚民·制民·弱民	

3.8 论变法与因循	468
权时制变·法先王·法后王·仍旧贯·变本与变末·可变与不可变	
3.9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	479
封建·郡县·藩镇·属国	
3.10 论中外关系	488
传教士·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东亚共强·海防·外交	
4.论行政	496
4.1 论君臣之道	501
君明·臣忠·忠君·恤下·求谏·纳谏·讽谏·近君子远小人·重贤避佞·君臣父子·元首肱股·臣为君设·出任为天下非为君·南面之术	
4.2 论用人	550
有治人无治法·学而优则仕·尊贤使能·唯才是举·明赏罚·征僻·察举·选举·科举·因材而用·人尽其能·才高行洁·德与才·用贤与用亲·求知求遇	
4.3 论吏治	609
修齐治平·为吏之道·清慎勤·清官循吏·廉洁奉公·恤民仁政·屏恶扬善·视民如伤·济贫赈灾·严明法纪	
4.4 论弊政	634
小人乱邦·后妃于政·外戚擅权·权臣秉国·藩镇割据·夷狄扰边·宦官之祸·乡愿朋党·贪官酷吏·纲纪败坏·昏君暴君	
5.论法律	673
5.1 论法理	679
法律起源·犯罪根源·法的定义与本质·法的目的与作用·德主刑辅·法与道德	
5.2 论罪与罪责	705
道德罪·言论罪·渎职罪·十恶·复仇·亲亲相隐·赦宥·诛连·八议·官当·罪罚适应	
5.3 论刑罚	717
刑种刑制改革·肉刑存废·监狱	
5.4 论律令	726
法律形式·律令效力·法贵简易	
5.5 论法教	732
法律公布·法学教育·戒讼息讼止讼说	
5.6 论司法	737
明慎折狱·原心论罪·任法去私·理大赦小	
6.论经济科技	750
6.1 论农工商	753
食货·货殖·稼穡·四民·籍田·力田·仓廩·贵粟·惜天时·尽地力·均贫富·抑兼并·治生·积蓄·农本·末作·商务·海运·重本抑末·贵义贱利·保商护商·善待工匠	
6.2 论理财	772

节用裕民·量入为出·量出为入·任土作贡·强本节用·丰财安民·取用以道·富在编户·禁奢昭俭·
以义理财·兴利除弊·开源节用

6.3 论赋税徭役 782

薄赋敛·省徭役·禁聚敛·薄公利·立税典·正课·户赋·什一·关税·商税·杂税·平准·均输·平
粟·禁酤·盐铁·榷茶·租庸调·两税·矿税·禁烟·厘金

6.4 论田制户籍 798

科民·户籍·井田·均田·限田·屯田·水利·遭运·义仓·赈灾救荒

6.5 论货币 813

币三品·子母·轻重·虚实·法钱·称提钞法·王权论·废钱论·实物论·钱神论

6.6 论洋务 827

师夷长技·中外开通·借法自强·讲求西法·赴外就学·收回权利·仿洋制造·筑路开矿·设局造船·
练兵造器

6.7 论科技 835

天文·历法·算术·格致·度量衡·奇技淫巧·政本艺术·技者丰用·艺不损德

7.论军事 843

7.1 论战争观 846

战争与政治·战争的性质·目的·作用·规律

7.2 战争略 855

战争与经济·战和胜负·形势分析·战略边防

7.3 论战术 874

攻守·计谋·作战·阵式·侦察·用间

7.4 论治军 885

兵制·军队·士气·赏罚·军纪·号令·训练

7.5 论将帅及军备 902

将帅作用·职责·才能·品德·指挥·装备·武器·补给

8.论社会 911

8.1 论社会阶层 915

士品·儒行·四民有别

8.2 论宗法制度 921

宗亲有制·礼教·家齐而后国治

8.3 论婚姻家庭 928

夫妇人伦·名节·子孙教化

8.4 论民风习俗 932

薄葬·戒奢·世风·民俗

8.5 论社会弊病 944

善少恶多·责谦崇让·世道不公·止奢息靡

8.6 论社会理想 956

大同·天下为公·均平·桃花源

9.论民族	960
9.1 论民族观念	962
诸夏统一·夷夏之辨·多元一体	
9.2 论民族交往	970
和亲·徙民·开边·文化与血缘的融合	
10.论历史	986
10.1 论历史进程	988
循环·进化·复古·因循·天时·人事·迁革变化·易性移朝·顺天应时·兴亡在德	
10.2 论治乱兴衰	993
兴衰·成败·天授·人力·忧劳·逸豫·祸福·治乱	
10.3 论史学功能	999
惩恶劝善·补敝起废·因文辅教·厚生顺天·达道彰法·表贤著功·资治通鉴·慎言行·昭褒贬·别嫌疑·明是非·究天人·通古今	
10.4 论史家修养	1009
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职·文直·事核·隐恶·虚美·直书·曲笔·激讷·抑抗	
11.论文学	1018
11.1 论文学与政治	1021
文以载道·玩物丧志·诗言志·兴观群怨·文与质·雅与正诗教·美刺·文须有益于天下·文章经国之 大业·作文害道	
11.2 论文学与社会历史	1031
文以代变·复古·创新·文变染乎世情·历代文风·诗与史	
11.3 论文学与创作	1041
创作甘苦·作家修养·文人相轻·小说技法·文以气为主·先器识而后文艺·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为 文造情·为情造文·考据·义理·性情·才识·不平则鸣·工夫在诗外	
11.4 论文学鉴赏与批评	1063
以意逆志·风格·知音之难·品评标准·雅与俗·民歌评介·艰深与浅易·事理二障·格调·神韵·言 有尽而意无穷·千人一面·文忌直·以禅喻诗	
12.论艺术	1085
12.1 论美学思想	1089
天然之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形似·神似·味·趣·慧·奇·韵·理趣·独抒性灵·物真则贵·童 心说·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境界·隔与不隔·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坚实与空灵	
12.2 论艺术的社会功能	1115
非乐·与民同乐·礼乐·治世之音·亡国之音·书为心画	
12.3 论戏曲	1119
本色·针线·窠臼·结构·主脑·浅俗	
12.4 论书画	1127

六法·书史·师法造化·法与变·用笔·意存笔先·诗画相遇·神妙能三品

12.5 论音乐	1146
感物形声·乐从和·声无哀乐·律者乐之本·乐本心术·琴有四美指法	
13.论教育	1162
13.1 论教育目的	1165
教重道存·尊儒贵学·治化之本·礼为教本·开心明月利于行·有教无类·清澄性理	
13.2 论教育内容	1177
经典·六艺·西学	
13.3 论教育方法	1185
诲人不倦·举一反三·因材施教·谆谆善诱·教学相长·视徒如己·胎教·温故知新	
13.4 论人材培养	1188
尊儒重教·清鉴·伯乐相马·黠鼠五能·不成伎术·知人之难·学以致用	
13.5 论尊师重道	1194
师道尊严·师严而尊·身教与言教·传道授业解惑·三人行必有吾师·天地君亲师·圣人无常师·不耻相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后生可畏	
13.6 论学习	1199
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厌·学而思之·不耻下问·循序渐进·学然后知不足·惜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欲速则不达·业精于勤·马上枕上厕上·学贵自得·专心致志·博学·学与行·立志·贵专·贵疑	
14.论医学	1218
14.1 人与自然	1220
14.2 阴阳五行	1222
阴阳·五行	
14.3 脏腑经络	1228
脏腑·心·肝·脾·肺·肾·腑脏关系·腑与腑·奇恒之腑·经络	
14.4 精、神、气、血、津液	1234
14.5 病因	1239
六淫概述·风·寒·暑·湿·燥·火·痰饮·饮食·情·五劳·外伤·先天因素	
14.6 病机	1247
脏腑失调·气血失调·阴阳失调·经络失调	
14.7 诊法	1254
四诊·八纲	
14.8 防治	1261
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理阴阳·正治反治·标本缓急·因人制宜·预防·宜忌	
14.9 养生	1268
养生宜忌(顺四时节饮食·避寒暑·远声色·戒嗔怒)·食补·药补·养生功法·养心之术	
14.10 医学与社会	1279
医往·医政管理·民间行医·著书立传·医籍整理·医术求精	

15.论学术学派	1288
15.1 论先秦子学	1291
先秦诸子及其学术思想的产生、流变、精义、特质、异同、得失及相互间的辩难、攻诘	
15.2 论两汉经学神学	1316
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谶纬神学和两汉经学的源起、流变、利弊、得失	
15.3 论魏晋玄学	1322
魏晋玄学的旨趣·特质·及其与社会风气·国家兴亡等之关系	
15.4 论隋唐佛学	1326
佛学各学派、各宗派之要旨、传承、异同、得失及其相互间的论争	
15.5 论宋明理学	1335
宋明理学各学派之学术要旨、传承、流变、异同、得失、论争以及与佛道的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15.6 论乾嘉汉学	1350
乾嘉汉学与汉学、宋学的关系·乾嘉汉学的精义、方法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15.7 论西学东渐	1356
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中西古今之争	
15.8 论学术·学术史	1361
学术、学术史及其规律的一般论述	

1.论哲学和宗教

引 言

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的思想资料源远流长。从夏商周到明清所经历的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从哲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来划分，大致分为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三个阶段。

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可说是哲学摆脱宗教的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挥别了蒙昧时代，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一——夏朝，揭开了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我国奴隶制的形成途径区别于希腊、罗马及其他民族进入奴隶制的途径，而采取的是在保持和加强公社组织形式的条件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发挥集体力量、通过治水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奴隶制。适应于维护宗法奴隶制的经济、政治结构的需要，奴隶主统治阶级创制了以“敬天”与“法祖”相结合，从而将上帝神与祖宗神、尊天命与法先王统一起来的宗教天命观、以为维护按宗族血缘关系来“受民受疆土”的“家天下”的宗族统治而重“礼”的宗法政治观念和以

从“亲亲”出发，达到“尊尊”的目的而构置的一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宗法道德观三位一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围绕着尊礼与反礼的政治斗争，展开了古今礼法之争和天人名实之辩的哲学斗争，萌发出无神论与有神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哲学路线在斗争中的曲折发展史。这种从反对宗教统治和神权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突出研究社会矛盾运动的特点，并被套上了“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框框，成为“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庄子·天下》）的思想工具，并形成了一套诸如天人、神民、和同、一两、正反，因革、古今、常变、气理、阴阳、有无、形神、道器、知行、心性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

在原始社会，“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下》）人人都有平等的宗教权力，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神灵。随着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的过渡，伴随王权的形成，神权也被垄断到统治者手中，从而使天上的神灵与地上的统治关系相适应，于是上帝神的观念也逐步形成；并逐步出现了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国语·周语》和《尚书·吕刑》所记载的瑞珣和帝尧剥夺“九黎”、“三苗”这些部族的传统宗教权力，实行宗教垄断的“绝地天通”的故事，正反映了这个过程。这种权力的逐步强化和集中，反映在宗教思想上就是多神教向一神的过渡，其典型就是卜辞、金文记载中能够主宰风雨变化、年成好坏、战争胜负、行动吉凶的上帝。上帝为日月山川诸神的宗主，又称“帝宗”，后者为上帝所驱使，故称“帝使”、“帝臣”，奴隶主贵族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所谓“下帝”或“王帝”，具有“步于上帝”（《尚书大传》）“格于皇天”（《尚书·周书·君奭》）的特权，死后则进入祖庙，成为“克配上帝”的“先王先公”。奴隶主也自觉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宣称“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孟鼎》）同时也不断总结历史教训进行补充和修改，如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以德配天”，认识到了要维护统治，就不仅要敬天法祖，还要修身治国、慎罚保民。阶级斗争、社会实践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着哲学摆脱宗教的束缚而成长，在神权说教的宗教形式下出现的，载于《尚书·洪范》篇中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五行”元素论萌芽，迈出了中国人哲学思维的第一步；而占筮之书《易经》中所展现的若干自发辩证法因素，则揭开了中国人辩证思维的第一章。两周之际的社会动荡所激发的强烈的怨天尤人的社会批判思潮，不仅表现了诗人激越的情感，更唤醒了哲人敏锐的理性，而使哲学获得了脱离宗教的新的契机。如果说，史伯、伯阳父对“五行”、“阴阳”的新的阐发、季梁、子产等人的“重民轻神”、天人相分的思想尚不系统、尚未完全摆脱有神论的羁绊，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新旧交替、方生未死而引发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他们就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之争，名实之辩等展开了广泛的哲学论战，形成了阴阳、儒、墨、道、名、法等思想流派。其中，孔子强调学习思考，墨翟重视感觉经验，对人类认识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对传统宗法天命观进行修补、改造的艰苦探索过程中，孔丘对鬼神存疑，却又主张畏天知命；墨翟虽非命尚力，却又坚持尊天明鬼，从不同侧面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老子》则用“道法自然”的天道观否定了有人格意志的天命鬼神；用“为道日损”的理性直观来超越感觉经验和学问思辨，达到主客观的绝对同一（“玄同”）；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观点，对五行阴阳说的朴素辩证法作了积极的发展。从而使哲学从宗教中分化，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子思发挥孔子“道中庸”、“致中和”的思想，并认为人通过“诚”的修养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孟子则发展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提出“尽心、尽性、知天”的系统理论，他们都以片面夸大人的主观作用而归宿于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后期儒家代表荀子则坚持天人相分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有力的批

判，对天人关系的争论作出了光辉的总结。

墨翟死后，墨离为三，而后期墨家则结合自然科学发展了墨翟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并通过辩论经验的总结，形成了先秦独有的逻辑理论体系。

《老子》一书开创的道家学派，通过“剝剥儒墨”也分为两派，一是稷下道家，制定了“精气”范畴，代替老子的“道”来说明万物的根源，并强调“虚静专一”才能反映事物。一是庄子，提出“齐物”主张，夸大认识的相对，割裂相对与绝对的统一，而走向相对主义。

孔子首先提出“正名”的思想，主张“以名正实”，墨子则主张“取实予名”，“老子”却提出“道常无名”，开了名实之辩的先河。而在百家争鸣中，各家出于论战的需要，都重视对概念、判断、推理方法进行探讨，特别是惠施的“合同异”、公孙龙的“离坚白”和庄周的“齐是非”，以其较高的思辨水平促进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发展。在这里，天命神权被完成逐出了哲学家们的视野。

荀子和韩非子分别从儒家和法家的角度对先秦的百家争鸣进行了总结。荀子在天人观、认识论、逻辑学上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韩非子则改造《老子》的“道”，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观，强调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为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一套完备的法治理论和路线政策，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秦汉——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哲学神学化、哲学与宗教在互相排斥又互相依附，互相吸收的基础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等发展阶段，理论重心也由神学目的论，一变而为玄学本体论，再变而为佛教因果论，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思想实质却是一脉相承；其所论证的核心论题，无论是汉代神学所总括的“三纲可求于天”、魏晋玄学所鼓吹的“名教本之于自然”，还是佛教所宣扬的“贵贱来自因果”，都是一种服务于封建特权统治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神权理论，实质上是把自然压迫力量和社会压迫力量神秘化或神圣化，虚构一个超世界的异己力量（天、自然、因果）来支配世间的一切，来使人们屈从。因此，他们对于“天人关系”（包括天是什么、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人是什么，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的回答。与之争针相对，一些哲学家们为反对封建特权的政治要求，而对神权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批判，力图对天人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回答。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建立和巩固时期，也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而营造新的上层建筑和新的统治思想时期。这期间，先秦各家的思想伴随着社会大动荡到大统一的发展而经历了分化、改组、合流，有的衰落，有的得到新的发展，其中，儒、道、法三家在“互融”的过程又互相吸取，逐步形成了三种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思潮，即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新道家，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新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特别是新儒家，由于长期处于被融地位，不少儒生反而作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工作，到董仲舒集一大成，并在理论上使儒学形成新的形态——经学神学，当他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所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自己统治思想的理论重心，儒学也一跃成为居独尊地位的官方哲学。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因此作为民间私学的百家争鸣，转变成官方经学的内部争论，一边在做着经籍的文字训诂和考释（古文经学），另一边在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不厌其烦的阐发（今文经学）；同时，探讨和论争的中心问题也由一般的天道观转向构造较为系统的宇宙生成模式和天人关系理论，从而结束了先秦子学时代，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学时代。

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局面对强化和统一“法度”的政治要求，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思想统一的重要性；同时，一方面继承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又吸取韩

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提出了德刑并用、以德为主的统治方针；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展儒墨显学所宣扬的“天命”、“天志”思想，并与秦汉方士神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又充分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运用春秋公羊学的类比方法给以主观歪曲，构造出一套以天人感应目的论为中心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董仲舒哲学以其固有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很快就与西汉末年流行起来的谶纬迷信相结合，形成了以《白虎通义》为代表，反理性的法典化的神学体系。

与此同时，在淮南王刘安的主持下，步《吕氏春秋》之后尘，以老子思想为主导，全面综合各家思想，编著了《淮南子》一书，推出了一幅“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生天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天文训》）的宇宙生成模式，而成为此后二千年宇宙生成观的基本架构。并由此出发，对天人，形神、鬼神以及认识论、历史观等问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答案，但也渗透着“人副天数”和天人感应的神秘成分。

而以杨雄、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继承和发扬先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传统，对官方神学唯心主义掀起了一股被视作异端的社会批判思潮，提出了“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元气一元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精神依倚形体”（王充）的形神观，以及“疾虚妄”重“行”、重“效验”的认识论等，从而把奠基于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魏晋时期，适应门阀士族夺取统治权力和维护身份等级制的需要而兴起了一股玄学思潮，它摆脱两汉经学的繁琐笺注，抛弃两汉神学对“天人相与之际”的粗俗的目的论的论证，而以“有无本末之辩”为中心，通过“辨名析理”的清谈，将儒道两家的思想结合起来，铸造了一套新的思辨哲学体系，提出了有无、动静、本末、一多、言意、体用以及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对天人关系问题赋予新的涵义，展开了关于本体和现象，运动和静止，认识 and 对象，天道和人事等方面的新的论证，开辟了一代哲学新风。玄学思潮内部曾产生过各种争议，诸如才性四本、儒道异同，孔老优劣，圣人有情无情、言能否尽意，声有无哀乐，以及性情关系，生死关系问题等等，但主要的是“贵无”与“崇有”之争，“任自然”与“重名教”之争；经过这些争论，使玄学本体论逐步完善化，在发展中相继出现了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以及综合二者的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从而将“名教本于自然”与“自然不离名教”结合起来，得出“名教即是自然”的结论，终于找到服务于士族特权统治的玄学唯心主义的理论重心。而从玄学中分化出来的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异端”，和以杨泉、欧阳建，鲍敬言为代表的从玄学阵营外部发动进攻的反对派，汇成一股反玄学思潮。前者探讨的是玄学名士争议的问题，标榜的也是老庄思想，但论证的方向却是“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并以之抨击名教，否定儒家；后者则以其对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玄学唯心主义及其苦心经营的“名教”“自然”合一论展开了理论批判。

东晋以后的玄学，一方面与佛教合流，逐步变成佛教哲学的附庸，一方面本身向神秘化的方向发展，变成了神仙道教。

到隋唐时期，适应于各民族间相互融合而统一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加之最高统治者的极力倡导，整个思想领域出现了实质上仍然是以孔孟儒学为正宗，儒、道、释三家鼎立的局面，而佛教得到空前的传播和发展，理论上进一步体系化和中国化，先后形成了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国特色的各大佛教宗派，对后来的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佛教思潮。而此时的儒学却由玄学重新回到了经学，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搜集、整理，摒弃各家异说和繁杂章句，而进行统一的注释。理论上却了无创新，直到唐末，韩愈、李翱总结排佛斗争的经验，从维护儒家伦理的立场出发，吸收佛学思想，建立“道统说”来与

佛教思想相抗衡，从而使儒学重新兴起，并以其融合儒释的特点而成为宋明理学思想的先河。而在抨击韩、李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方面，出现了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们围绕古老的天人关系问题，展开了论争，提出了新的论证，作出了新的贡献，标志着我国唯物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儒学从经学到玄学到重新崛起的新儒学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由秦汉的方仙道、两汉的黄老道相结合，到东汉时期形成了以神仙信仰为核心，长生久视为人生目的，吸收了谶纬、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家、道家思想的内容庞杂的道教神学思想体系，其标志就是《太平经》所代表的太平道和张陵子孙创立的五斗米道。到晋南北朝时期，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和寇谦之等人则一方面批判和清除早期道教经典中所反映的农民思想和要求，把道教思想和儒家纲常名教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所谓“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佐国扶命”；另一方面，吸收佛教的经验把道教的宗教理论、宗教形式和斋戒仪范逐步完备与规范化；对道教实行改革，从而使道教由民间宗教转变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官方道教，而与佛教相抗衡，并和佛教一起成为封建政权的两大神学支柱。到隋唐时，经过前期与儒释的大辩论，进一步吸取儒释各家的思想，而使其教理向纵深和细密的方向发展，并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道教学者，如王远知、苏元朗、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杜光庭、彭晓等等，他们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理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政治思想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同时，东汉年间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魏晋时期的从依傍玄学，到超越玄学而补充玄学，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出现了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僧肇、道生等著名僧侣，他们将佛教的宗教世界观和修行理论与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习俗心理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学理论，使佛教开始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到隋唐时达到鼎盛，南北佛教获得统一、判教理论系统化，导致天台、华严、法相、禅宗等多种宗派的成立，从而占据了隋唐时期思想领域的主流地位。

总之，儒、道、释三家在这一时期的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取，使它们各自获得了不断的相对独立发展，哲学则成了供宗教家们随意使用的工具，成了神学的奴婢。而宗教的哲理化，不仅使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而且反过来又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是通过三教合流而锻造出具有宗教性质的哲学——宋明理学的时期。

这一时期里，佛教由鼎盛转入衰退，许多佛教学者也背离（或部分背离）佛教原来的宗旨，曲意迎合儒家思想，从而使佛教思想趋于儒化。道教则摆脱符咒鬼神，而着重探求炼养内丹的理论和方法，出现“性命双修”的理论，甚至吸取儒家伦理学而建立以正心诚意、忠孝为本的教义。三教合流成了历史的趋势。

韩愈首倡复兴儒学时，应者寥寥无几，到北宋中期，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把社会的危机归结为佛教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破坏，认为出路在于振兴儒学。于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等人应时而起，迎接佛道的挑战，而对传统儒学进行反思、调整和改造。他们通过对三教思想的扬弃，把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成统摄人伦物理的实有之道，把“经虚涉旷”的宗教修持变成“主敬”，“立诚”的伦理实践，一句话把出世的神学变成了入世的哲学，形成了新儒家。但因为着眼点不同，在儒学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其中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苏辙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朱熹的闽学、陈亮、叶适的浙学，陆王的心学，他们的学术观点、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互相诘难，发生过数次著名的辩论，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哲学的繁荣。就他们

的世界观可分为五大流派，即数学派、气学派、理学派、功利学派、心学派，而其中程朱代表的理学派几经黜崇，于南宋末年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官方哲学。

继汉唐时期的天人之际，宋明哲学家围绕理气、心物等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方面展开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哲学争论。提出了诸如理气、心物、道器、无极太极、一两、心性等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和有理有气、理与心一、即心即理、心外无理、理一分殊、一物两体、一两相济；和知先后，知行合一等一系列新的哲学命题。

到明清之际，宋明理学的反动本质及其腐朽性日益暴露出来，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带来社会阶级的利益分化，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尽管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血泊中以清代明的王朝更迭，曾使旧制度得以延续，新经济和新思想遭到窒压，形成清初一段“死的拖住了活的”的历史回流，但这两个多世纪的社会矛盾运动所促进的哲学思潮的发展，却显露了“新的突破旧的”的特色，孕育着“破块启蒙”（王夫之语）的新动向，呼唤着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李贽、陈确、黄宗羲、博山、唐甄、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及后来的颜元、戴震等，他们从各个方面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的宋明理学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对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进行了总结。

同时，随着早在隋唐时期就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特别是基督教传播的日益扩大，天主教义以及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哲学开始发生影响。到了清末，伴随帝国主义的大炮，西方的各种思潮也涌入中国，给中国哲学注入了新的要素，构成巨大的冲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及社会学、哲学的新知识、形式逻辑等来武装自己，用以批判封建传统意识，突破旧的思维方式。虽然有点食而不化，也未完全摆脱旧意识的影响，但毕竟使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开始了对话，并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哲学真正摆脱宗教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开了先河。

1.1 论宇宙

宇宙起源·生成模式·天志天命说·道生天地说·太极阴阳说·天道自然说·精气说·天人感应说·天不故生人说·本无·崇有说·独化论·缘起性空说·诸法唯识说·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说·气化论·理在事先说·即心即理说·物竞天择说·以太说·生元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断天说·安天说·穹天说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尚书·大诰》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尚书·召诰》

王若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尚书·康诰》

人为万物之灵。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蔡仲之命》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黜，天惟降时丧”。

《尚书·多方》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鯀埋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茆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法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庠。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尚书·洪范》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国无政，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则维其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惨莫惩。

龟勉从事，不敢告劳。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假哉天命，有商孙子。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
厥作裸将，常服黼黻。
王之荇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
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诗经·大雅·文王》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天生蒸民，其命匪谏。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
靡神不举，靡爱斯牲。
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龟勉畏去。
胡宁瘵我以旱，惨不知其故。
祈年孔凤，方社不莫。
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诗经·大雅·云汉》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监有周，昭假于下。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诗经·大雅·烝民》

瞻仰昊天，则不我惠。
孔填不宁，降此大厉。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蠹贼蠹疾，靡有夷瘵。
罪罟不收，靡有夷瘵。

天何以刺？何神不高。
舍尔介狄，维予胥忌。
不吊不祥，威仪不类。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天之降罔，维其优矣！
人之云亡，心之忧矣！
天之降罔，维其几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诗经·大雅·瞻仰》

昊天疾威，天笃降丧。
瘵我饥馑，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蠹贼内訌。
昏秣靡共，溃溃回遑。
实靖夷我邦。
《诗经·大雅·召旻》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
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若此无罪，论胥以铺。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
如彼行迈，则靡所臻。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诗经·小雅·雨无正》

昊天不佣，降此鞠凶。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届，俾民心闕；
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式月斯生，俾民不宁。
忧心如醒，谁秉国成？
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诗经·小雅·节南山》

敬之，敬之！
天维显思！
命不易哉！
无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土，
日监在兹。
《诗经·周颂·敬之》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经·乾》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
《易经·坤》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周易大传·乾》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合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周易大传·坤》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周易大传·坤》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则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周易大传·谦》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周易大传·系辞传上》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周易大传·系辞传上》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周易大传·系辞传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谓之

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大传·系辞传上》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周易大传·系辞传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周易大传·系辞传下》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则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周易大传·系辞传下》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昭公十八年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传》昭公二十年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